



Bian Zhilin

卞之琳译文集

Bian Zhilin Yi Wen Ji

上卷

安徽教育出版社



卞之琳译文集

Bian Zhi Lin Yi Wen Ji

上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卞之琳译文集. 上卷/卞之琳译.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 12
ISBN 7-5336-2697-4

I. 卞... II. 卞... III. ①卞之琳-译文-文集
②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1774 号

责任编辑: 万直纯 装帧设计: 包云鸠 朱 锦

整 理 者: 江弱水

出版发行: 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跃进路 1 号)

网 址: <http://www.ahc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合肥远东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23.375

字 数: 540 000

版 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000

定 价: 40.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 话: (0551) 2651321

邮 编: 230061

译者总序

我从事文学翻译，不是遵循什么翻译理论指导开始的；要讲自己的文学翻译实践，则是 60 年的道路好像兜了一圈；始于译诗（韵文），中间以译散文（包括小说）为主，又终于译诗（韵文，包括诗剧）。

具体经历是：1928 年我在上海当时以数理教学著称的浦东中学读高二年级，居然有一门莎士比亚课可选修，大约就只一学期，我就在班上读了一本《威尼斯商人》原文。课外，我自读了英国浪漫派诗人柯尔律治（S.T.Coleridge）的叙事名诗《古舟子咏》，为满足自己文学创作的替代乐趣，就悄悄把全诗译出，全长 1060 行，行对行，韵对韵，自我约束极严。

当时我还远没有了解中国新诗即语体诗，要讲均齐，各行节奏单位（格）不宜用单音汉字数计算（后来才逐渐掌握以音组或顿、拍作为各行衡量尺度及其参差变化规律，自由体当然可以不拘，但也应有此语言节奏及其变化轨迹感）。当时我常犯“土音（吴音）入韵”（朱湘批评徐志摩诗用语）这种毛病（这在我后期诗创作与翻译中时或难免），也不注意分辨原诗阴、阳韵及其在翻译中尽可能设法与之相应。全诗译出了，呆板可知，结果自己以全部作废为快。

1929 年暑假后我只身北上进北京大学，在浦口换火车，恰巧换到和同车厢也初次去北平上清华大学的钱锺书对座，他

旁边坐的是他的亲戚高昌运，已是北京大学二年级学生了。几十年后钱还记得（我自己忘了），笑说我当时手头带了一本赵元任译路易士·卡洛尔（Lewis Carroll）儿童文学名著《阿丽丝漫游奇境记》（或《镜中世界》?）。可见我当年对文学翻译的癖好。

我开始在北京大学读英文系。在一年级英诗课上，一位美籍兼课女教师用陈旧而仍通行的《英诗金库》作为我们的教本，主要选讲其中后几辑英诗，亦即 19 世纪浪漫派及其殿军维多利亚时代诗。我在堂下就随手选译了所听讲到的一大部分，仍像在中学时代译《古舟子咏》一样严格依样画葫芦，也乐于随译随扔，同时在系主任温源宁亲授的一年级莎士比亚课上读了《仲夏夜梦》。也就自己以严格的形式相应的要求下，曾在课余，一鼓作气，通译了一道，随即毁弃。

1930 年秋冬间我试写了一首自由诗，和稍后译的爱尔兰戏剧家约翰·沁孤（辛）一首格律体短诗，先后投寄给杨晦编的《华北日报副刊》，于当年 11 月和次年元月先后发表了。这就标志了我文学创作与翻译的正式同步开始。

当时在班上从一位瑞士籍兼课教师学了一年第二外国语法文课以后，居然能从原文自读波德莱尔开始的法国象征派诗了。到 1931 年徐志摩从上海回北京大学教我二年级英诗课，在班上主要漫谈雪莱诗的时候，我的读西诗兴趣，已经从英国浪漫派方面转到法国象征派方面。他把我一些习作诗带去上海给《诗刊》等刊物发表，也把我译的玛拉美短诗《太息》发表在《诗刊》第 3 期上，那就是道地象征派诗了。（这也可见徐志摩、闻一多以及叶公超编《新月》等刊物的时候，在诗艺方面都襟怀宽广、不拘一格。）

1933 年大学毕业后，我不愿再接受考试，例如考公费出

国留学，拟以文学翻译为职业来维系文学创作生活，只缘同年在清华大学毕业的朋友万家宝（当时已写了《雷雨》还没有发表的曹禺）去保定育德中学教了一、二星期高中三班英文课，就称病回北平，拉我去代他的教职，不得已去代了他，薪高课也重，堂下改每周一次作文卷，又不肯马虎，身体可真顶不住了，到寒假结束，就干脆辞职回北平，从此就开始文学翻译生涯。

写诗不能想写就写，译诗材料现成，但也总是字数少，翻译报酬也就有限，我开始经常为杨振声、沈从文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文艺版译零星文字，主要就是英美及东西欧现代散文，都可称“美文”的散文诗、散文小品、随笔、短篇小说，也译过维吉尼亚·伍尔孚（Virginia Woolf）的一篇评论文，译题为《论英国人读俄国小说》，也曾给《新月》杂志从哈罗德·尼柯孙（Harold Nicolson）研究魏尔伦的一本专著中译出了一章中的三节，加题为《魏尔伦与象征主义》，并选译波德莱尔诗十首（《恶之华零拾》），1934年上半年应叶公超命给《学文》创刊号译载艾略特的著名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也曾为林语堂主编《人间世》；译过马丁（E.M.Martin）的随笔《道旁的智慧》。都是用我译诗的要求来译散文，不限于“美文”，特别在句次字序上力求紧贴原文。

也就这样开始了译整书。1934年秋后，我协助靳以执编《文学季刊》，分工主管附属创作月刊《水星》，从出版月刊的文华书局领一点微薄的编辑费，接着承也在北京大学教过我们英文戏剧课的余上沅推举给胡适主持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编译委员会特别译书，经过译样审定，准予译我自己提出的斯特莱切（L.G.Strachey）现代传记文学名著《维多利亚女王传》，报酬较丰，这就成了我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

这种特约尤为难得的是：定了书，不管在什么地方译，按

月预支一定数目的酬金，译完全书交稿清账。

我主编《水星》文学创作月刊6期为1卷，估计预支译书稿费数与译出字数比较，积欠太多，不得已把月刊编务也偏劳能干的靳以驾轻就易，一个兼顾，自己就在1935年3月底去生活费比北平还便宜的日本京都（当时从天津去买船票就是，不需办签证手续），集中精力，闭门译书，进展顺利。我同时在那里还从容译了一些法国现代诗零篇，补译了纪德《浪子回家集》中的另几篇“解说”，西班牙阿索林的又一些小品零篇和小说章节。

当年夏天回国交特约书稿，北平此时已不仅是边城，“华北特殊化”，处境日益危殆。《文学季刊》和《水星》，不得不停办。由靳以到上海与巴金另办《文季月刊》（后又改刊《文丛》），我又只好应李广田约，去济南再教中学一年，1936年暑后才又获编译会特约译纪德长篇小说《赝币制造者》。我秋后在青岛海滨，住德国人办的休冬闲的避暑旅馆埋头两个月，每日10小时突击翻译，到年底译出了全书二十多万字，回北平交了稿（后在北平沦陷期间被编译会全部遗失），算了账，大有积余，足够我南返江浙，逍遥大半年，会友，写诗，自由译书。我在清明时节，在真如暨南大学宿舍借住，受李健吾怂恿，并提供法、英文原材料，一口气译出了法国贡思当（Benjamin Constant）的中篇小说《阿道尔夫》。暮春在杭州西湖陶社闲居，写诗之余，译了纪德《新的食粮》，夏天转去浙南海滨雁荡山才续为编译会特约译《赝币制造者写作日记》和中篇小说《窄门》。基本上译完了，在山中得知“七七事变”爆发，平津沦陷，赶回到上海，已是“八·一三”以后三天了。和北平编译会觅取联系，接到了驻会秘书，也是特约译书，也是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生的一封信，说现在“树倒猢猻散矣”，我

很不高兴听说“猢猻”二字，从谐音听起来太难堪，我是不甘自称胡适的徒子徒孙的，从此断了联系。从此不得不又去教书。

这次是应已经从北平流亡到成都在四川大学当文学院长(?)的朱光潜约，去当讲师教大学一年级英文。我从1937年10月到1940年暑假，在成都和峨眉山的四川大学教了两学年。中间一年，计划去抗战前方走一圈，1938年暑假随沙汀、何其芳去延安，在那里停留访问了两个月，另与吴伯箫等从南路过河转往晋东南和太行山内外访问、随军，次年春天再经延安按原计划回“西南大后方”，被盛情留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和严文井、天蓝一起，代从北路过河，也去了前方的沙汀、何其芳教课一期(约三个月)。暑后回到成都，大战也在欧洲爆发，外文系同事留我暂跟四川大学南迁峨眉山，我又在那里教了一学年。1940年暑后，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先再当讲师，教外文系四年英汉互译课，兼教各系一、二年级共修英文课两班，继在外文系先后开了两门选修课，1943年擢升副教授。抗战胜利前夕，经同事英籍作家白英(Robert Payne)推荐，1945年底得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驻重庆总代表处通知授予旅居研究员奖(Travelling fellowship)，邀去牛津大学作客一年(当时给中国各大学各科同类名额每年5个)，后因被邀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一名1946年期满适值病入医院滞留英国，推迟我此行一年。

在这期间，我从昆明街头美国大兵抛出的英文书中购得一本《时代》杂志，从中得知搁笔多年的英国小说家衣修午德(Christopher Isherwood)在美国新出版了一本走红的中篇小说《紫罗兰姑娘》(原名为《普莱台紫罗兰》——Prater Violet)，又在《哈泼市场》(Harper's Bazaar)画刊上获得所刊小说原文，我读了很喜欢，一口气把它译出了，随即得知其中有删

节，后在上海觅得原书，补译全了，发表前先将译者序，译成英文，寄定居在美国的笔者看了，博得嘉许，说是“如果译文和你的序文一样好，那么我不能再求更好了”。这是我事隔8年后第一次再译书。

我复员暂时北返天津南开大学外文系任教授一年。在滞沪途中，得巴金支持，在他主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交印我个人的译品丛刊，沿袭我的短作译品汇集《西窗集》的名字，取名《西窗小书》，即以《紫罗兰姑娘》为第一种，其次是《浪子回家集》、《窄门》和《阿道尔夫》，到1948年陆续出版，原定第五种《新的食粮》未及编入重印，因为1947年暑假我就动身乘船去了英国。

我于9月底才到达牛津，与拜里奥学院（Balliol College）取得联系，作为它的教师席（high table）每星期一次晚餐的常客。在那里和校外结识了一些知名学者和作家，访问了莎士比亚故乡和以“湖畔诗人”得名的湖区，并没有做学问，只是全力加工我自己译改的长篇小说《山山水水》上编二卷的英文稿，仅应《人生与文学》（Life and Letters and London Mercury）杂志约译了我自己30年代写的两首短诗。一年期满，我未即回国，转去柯茨渥尔德（The Cotswolds）中世纪山村继改自己小说上编英文稿并进而开始译改下编。国内淮海战役打响，震动了英国，也使我从山中冬日浓雾中如梦初醒，立即搁笔（放下打字机），于12月下旬乘船出发回国，四星期后到香港，滞留等船北返期间把自己的小说译回了开头两章（原上编中文稿1947年留在国内，未带在身边）给《小说月刊》发表，3月中旬与戴望舒同搭挂巴拿马旗给解放区运纸的货轮抵达塘沽，未在天津停留，搭东北来的一列火车，被直接送到了北平。北京大学近水楼台，抢先把我拉去了它的西语系当教授，

我又像 20 年前在那里听一年级英诗课一样，在所授英文组几门课当中就有一门给一、二年级开的英诗初步课。这次我不再像在 1946~1947 年在南开大学外文系就用现成的《英诗金库》敷衍作教本，改为从伊丽莎白时代到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自己选诗，因与燕卜苏（William Empson）同事，也参考了他送我的现代诗选家波特拉尔夫妇（Magaret and Ronald Bottrall）编的一本英国诗选（1945 年在瑞典出版的 The Zephyr Book of English Verse）。20 年前我从听讲《英诗金库》后随手试译去其中一部分，这次我每授一诗更事先差不多都认真先译成了中文。

这又回到译诗道路上来来了。50 年代初我把原译的拜伦一些短诗和长诗片断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体诗 7 首修订了给《译文》杂志发表。1952 年北京院系调整，我从北京大学西语系调到正开始举办的文学研究所当研究员，开始计划以“四大悲剧”为中心研究莎士比亚，写论文与专著，配以“四大悲剧”的诗体译本，这样，翻译上又回到了诗（素体诗与韵文）。1953 年计划写的专著或系统论文集终未完成，凑编成的《莎士比亚悲剧论痕》一书，1989 年底总算在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先一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卷本《莎士比亚悲剧四种》（其中《哈姆雷特》译成于 1953 年底，1956 年出过单行本，又重印二次，1958 年，上海译制片厂曾据此整理为英国奥里维埃尔编导主演的著名影片《哈姆雷特》——改名《王子复仇记》——配音，“文化大革命”后又在电视上播映，获得成功），1982 年修订、补订了几首英法现代诗，编成《英国诗选附法国现代诗 12 首》，于 1983 年出版于湖南人民出版社。《英国诗选》后交北京商务印书馆排印双语对照本，所译法国诗则单列处理。到此，我把一生的文学翻译行业基本收了摊子。

我说过自己习作文学翻译，并未遵循任何翻译理论指引，进一步，认为根本没有什么翻译理论好讲的，要讲也是讲不尽的。谁要是能掌握两个语种及其文化背景到一定的深度，就可以把文学作品翻译到一定的高度，只是文学翻译，也系文学创作一样，还要靠执笔者自己的能耐与辛勤决定产品的水平。

说来也怪，我先在西南联合大学，后又在北京大学，教过文学翻译课（英汉互译，以英译汉为主），只是我总是先在堂下仔细校改了同学交来的习题卷，加以比较，并以自己的想法增进综合的范例，谈谈问题。要说谈什么理论，我总是不赞同国内放论翻译问题者，众口一辞把严复的“信达雅”说当作天经地义，肆言“神似”“形似”的短长、争辩“直译”“意译”的取舍。我后来常说三种说法中都只有一字可取：就是“信”，就是“似”，就是“译”。“信”就是全面忠于原文；神寓于形，文学翻译只能相应，“似”不能“即是”；翻译就是“译”，不该是“创作”。听说日本坪内逍遙译莎士比亚，结果比莎士比亚原著还好，要果真如此，那就是不忠于莎士比亚原著的本来面目，并不与之相应，可能是坪内的好作品、坏译品。我这些看法已多次见诸文字，例如：1983年据《译林》苏州会议上的发言写成的《文学翻译与语言感觉》一文（收入1984年江苏人民出版社编印的《翻译漫谈》一书）；1987年12月在香港举行的当代翻译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翻译对于现代中国诗的功过》（刊载1988年3月出版的香港《八方》文艺丛刊第8辑，1988年7月出版的台北《蓝星》诗刊第16号和1989年10月南京《译林》杂志第4期）也有较为集中的表达。要算讲理论，说不尽，就大致尽于此。

卞之琳

目 录

译者总序	1
------------	---

西窗集

出版说明	2
修订版译者引言	3
初版译者题记	7

第一辑 散文诗四篇

〔法国〕夏尔·波德莱尔

时 钟	10
-----------	----

〔法国〕斯特凡·玛拉美

秋天的哀怨	12
-------------	----

冬天的颤抖	14
-------------	----

〔法国〕保尔·瓦雷里

年轻的母亲	16
-------------	----

第二辑 保尔·福尔：亨利第三	
〔法国〕保尔·福尔	
亨利第三.....	20

第三辑 莱奈·玛丽亚·里尔克：旗手	
〔奥地利〕莱奈·玛丽亚·里尔克	
旗 手.....	34

第四辑 洛庚·史密士：小品（二十篇）	
〔英国〕洛庚·史密士	
小品（二十篇）.....	48

第五辑 阿索林小集	
〔西班牙〕阿索林	
《小哲学家自白》九章.....	58
《村镇》一章.....	68
《堂胡安》八章.....	73
《菲利克思·瓦迦士》二章	86
《蓝白集》七篇.....	91

第六辑 长篇小说两章（节）	
〔法国〕玛瑟尔·普鲁斯特	
《史万家一边》第一段	126

〔法国〕安德雷·纪德	
《赝币制造者》第一部第二章	132

第七辑 短篇小说三篇

〔爱尔兰〕詹姆士·乔伊斯	
爱芙林	148
〔英国〕维吉妮亚·伍尔孚	
在果园里	154
〔法国〕阿尔培·阿克雷芒	
无话的戏剧	157
附录 福尔的《亨利第三》和里尔克的《旗手》	
.....	161

紫罗兰姑娘

出版说明	176
新版译者序	177
初版译者序	183

浪子回家集

出版说明	294
译者序	295
纳蕤思解说	301

恋爱试验	312
爱尔·阿虔	326
菲洛克但德	348
白莎佩	370
浪子回家	386

窄 门

出版说明	408
新版译者序	409
初版译者序	414
一	423
二	435
三	453
四	463
五	475
六	495
七	502
八	518

阿道尔夫

出版说明	550
译者序	551

原书第三版序	556
刊行人弁言	558
第一章	560
第二章	565
第三章	574
第四章	580
第五章	587
第六章	595
第七章	601
第八章	608
第九章	615
第十章	619
致刊行人函	628
复 函	630
附录 贡思当及其《阿道尔夫》(勒·布雷东) ...	632

新的食粮

出版说明	652
译者序	653
第一卷	682
第二卷	702
第三卷	711
第四卷	723

西 窗 集